

父母、智能机器人共同参与，“人机合作育儿”方兴未艾——

AI浪潮下机器人带娃靠谱吗？

在智能化社会提速与鼓励生育的大背景下，针对儿童陪伴与早教的机器人受到中国新生代父母关注。按照传统的性别分工，女性是育儿劳动的“一把手”，而育儿机器人能通过人工智能和语音识别技术与儿童进行直接互动，从而在情感陪伴、学习辅导和行为培养等方面替代母亲做更多事。父母、智能机器人共同参与，“人机合作育儿”方兴未艾。

女性将以怎样的姿态面对智能机器人入场？机器人是母职代理人还是代际关系的竞争对手？人机合作育儿能否让女性实现“放下手中的娃，拾起心中的梦”？

育儿意义划界：“有意义的工作”与“不重要的琐事”

由于和丈夫长期在广州从事销售工作，温女士把3岁的女儿寄养在东莞的父母家。半年前，她给女儿买了一款卡通外形的可爱机器人，却从此引发了“用机器人上瘾”与担忧小孩更喜欢机器人的心理矛盾。一方面，她希望智能机器人能用更丰富的百科知识、更生动的讲故事技巧、更多元的歌舞曲目来陪伴小孩；另一方面，她又担忧孩子对有问必应、百依百顺的机器人形成深刻的情感联结，甚至对类人机器人的依赖超过妈妈。

“两年前，我给4岁女儿买了一台智能机器人。当我工作一天回家还得加班，又被要求

一遍又一遍陪读绘本时，我就会主动提出让孩子去找机器人玩。”来自深圳某外企的Linda调节人机合作育儿中母职劳动与智能化教养的关系，是以自身的劳累程度或特定劳动的社会意义为依据。

这是很多兼顾事业与家庭的母亲的普遍情况。妈妈们会积极思量哪部分育儿劳动适合外包给智能机器人，同时又不至于威胁她们的家庭地位与角色期待。比如划定自身与“智能育儿助理”的等级与分工。她们会区分出“有意义的工作”与“不重要的琐事”，前者包括教育孩子礼仪、情商、社交能力

等关乎“价值理性”的活动，后者则包括给小孩放动画片、讲故事等教养成本偏低的娱乐活动。“有意义的工作”更像是一个“精神层面的母职”，她们反复强调“这是我的孩子”“机器人肯定替代不了”，认定自己会主导孩子的教养权。

对育儿意义的划界，本质是一种分工实践：一来，“精神层面的母职”有助于强化母亲与孩子之间的情感纽带，以及作为女主人的象征秩序；二来，将育儿工作中“不重要的琐事”转包给机器人，体现出女性将智能机器人视为传统育儿方式中部分“无意义”职能的平替。

育儿场景划界：当长辈介入“人机合作育儿”

尽管核心家庭逐渐成为现代中国的主流家庭模式，但长辈（尤其是奶奶或姥姥）往往参与到了子代的育儿实践中，并对智能机器人持有中立或消极的态度，表现为不赞成购买，购买了也不使用，以及儿媳/女儿使用时会担忧、干涉或埋怨。

一方面，长辈担忧家庭网络外的“不速之客”机器人，及其精确的编程语言和科学的知识设定，会威胁自身从艰苦奋斗年代积累起来的、经验性的劳动本领。另一方面，长辈帮忙带娃大多涉及有酬合作，即无暇带娃的父母每个月会帮

忙带娃的长辈一定经济补偿，或带他们外出旅游。然而，人机合作育儿是一种无偿外包——智能机器人靠电池就能持续运作，“一次花钱，长期受益，想用就用”，进而导致了传统家庭观念中“谁主内”“谁是外人”的身份发生翻转。

为了平衡长辈的心理弱势，不同对象和不同情境指向了女性对机器人的两种策略性使用。一是长辈在场时的展演型策略。当与长辈共处一室时，女性会频繁向他们展示孩子与机器人玩耍时的开朗个性、行为，比如引导孩子模仿机

器人的某个动作或让孩子跟着机器人背诗，或反复强调“血浓于水”“机器人只是工具，哪比得上亲生的”，淡化长辈们对使用机器人带娃的担忧。

二是回避长辈在场的迂回型策略。很多妈妈提出传统母亲角色（亲力亲为育儿）与追求个人价值的冲突，并苦恼于自己购买机器人以适当减负的初衷，被长辈们解读为“乱花钱”“不想带娃，想偷懒”。为此，她们有意避免在长辈面前使用机器人，而当有长辈在场时，她们会主动“表演”一些家务劳动，避免机器人对“贤妻良母”角色的收编与占有。

育儿风格划界：我与机器人有啥区别？

陈女士是河北一家幼儿园老师，也是自己6岁儿子的“班主任”。为避免儿子放学后极度依赖母亲，她让儿子每晚向早教机器人交流当天学校的见闻，自己只是旁听且不参与人机对话。“他把机器人当成同龄朋友，能说秘密的那种。他向机器人吐槽时是不用看（家长）眼神的……我不希望小孩太黏我。”疏离的“严母形象”不会挑战母亲作为“育儿之主”的地位，反而有助于她们执行对孩

子的观察与管教。

而在有些家庭中，“权威的母亲”与“亲密的机器人”育儿风格分工可能会翻转为“道德化的母亲”与“机器人替罪羊”的分工。当母亲面对不听话的孩子时，她们会展现一个“道德化母亲”的形象，比如会耐心哄孩子、手把手教孩子，而将“禁止孩子看电视”“再不睡觉就抓走”等禁令性的教养行为让机器人来承担。

我们恐难再将日渐兴起的智能育儿机器人简单解读为中

国家庭内一项用于辅助育儿的技术客体。女性与机器人围绕人际关系、家庭场景、角色互动、教育价值观等内容共同建构的“人机合作育儿”，凸显出家庭教育理念新旧更替、代际关系、社会性别互动等命题的复杂性。因此，中国智能机器人产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智能机器人介入家庭生活的伦理问题，以及家庭教育智能化、现代化遭遇的伦理问题，都值得研判和应对。据新华社

“momo”隐身： 这届网民为何 集体戴上粉色面具？

你一定在社交媒体见过无数个名为“momo”的网友。“momo”是一支在海内外多个社交媒体平台涌现的庞大匿名队伍。所谓“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mo”，无数网民在大数据无死角推进、信息透明化浪潮的冲击下，选择了隐姓埋名，并期望实现在数字世界隐身。

“momo”本是微信登录机制中系统生成的昵称之一，匹配头像为粉色小恐龙。如今的“momo”用户今非昔比。老话“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在赛博空间体现尤为充分：大数据时代，透明化的信息环境中，个人网络足迹的一举一动都会被数据化，令人无处遁形。

某人刚点个赞，其好友就会收到平台推送的该视频；这边在评论区发了言，那边，相关推送就会出现在通讯录好友的平台上……地址、账号、喜好统统不再是秘密。在算法技术的深度介入下，原本在网络天地畅所欲言尽情冲浪的用户，如同生活在全景360度无死角的监控下。因此，不少网民为了维护个人账号的正常活跃度，对昵称、头像改头换面，迈出保护个人隐私的第一步。

这有点像地铁里戴着口罩的乘客，既保持着必要的社交距离，又在群体符号的掩护下获得自由呼吸的空间。在某社交平台里，一群“momo”在讨论职场焦虑，这些ID雷同的用户，利用集体符号消解个体特征，在群体掩护下躲避网络追踪的同时也能做到袒露心扉。这种策略性隐身不同于早期互联网的完全匿名，更像在数字丛林里披上保护色的本能。

若把互联网比作舞台，大批“momo”的出现，意味着部分青年人不再一味追求聚光灯下的个性张扬。面对算法追踪，他们发明了“既隐身又在场”的生存艺术，其最终目的并非逃避，而是在鱼龙混杂、“网”心叵测的大舞台上建立起保护自己精神自由的堡垒。

这也许是一代人重构数



momo 用户的标准头像。

字生存法则的自觉努力，催生一种数字时代的新型社交语法：在直播间，“momo”们依靠表情包和符号热烈交流着。初入直播间的新人看得满脸问号：“他们在说什么？”老用户沾沾自喜——只有这场亚文化狂欢的参与者才懂的圈层符号将公共讨论推向越来越神秘、越来越小众的角落。

“momo”大军职业五花八门，有“momo”用集体账号为小众群体发声，既规避了被封账号的风险，又将分散的个体呼声凝聚成具有穿透力的“音浪”。

与此同时，也有不少网暴者藏在“momo”保护色里伺机作案，凭借消匿身份来躲避责罚。此外，网络黑灰产也渗透进来，将隐匿姓名的安全壳视为肆意兴风作浪的“保护伞”。

个人信息被倒卖、AI换脸混淆视听、聊天记录泄露等数据滥用事件频发，网民对于“被看见”“被听见”的恐惧催生了匿名需求。“momo”就像一面棱镜，既照出公众对数字隐私保护的迫切渴望，也散射出网络空间信息生态与数据治理的复杂性与矛盾困境。

既不能简单粗暴地消灭“momo”，也不可放任黑灰“momo”打着匿名的幌子从事不法勾当。随着AI技术深度释放，虚拟身份将进一步与现实身份融合，网络治理模式也要从“控制监管”转向“适应超前”。技术创新、规则优化、文化进步三管齐下，有助于构建一个既尊重个体隐私权又能维护公共网络安全的数字生态。

当个体“momo”不必再躲藏在群体符号背后而敢于并善于理性发声时，真正的网络清朗、健康、自由、有序或许才能触手可及。

据半月谈